■責任編輯：陳敏娜 2015年9月17日(星期四)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思旋天地

不盲目追求傳統名校

思旋

又到家長為孩子選小一的季節，坊間有許多全港小學排行榜以供參考，看罷計分方法，行內人都會一笑置之，這些排行榜為全港學校打分數，學術、體藝成績比例等無一客觀標準，看似客觀但不合乎統計學邏輯，家長們還是當作路邊新聞，不要太放在心上。

這些排行榜或是選校刊物中不乏「傳統名校」、「地區名校」等字眼，如一定要區別香港「傳統名校」或「地區名校」，要由約百年香港教育史說起，香港補助學校議會在一九三九年成立，由香港二十二所歷史悠久的英文教會學校所組成，這二十二間學校依《補助則例》（Grant Code）接受政府指定補助，所以名為補助學校（Grant Schools），就是我們約定俗成的「傳統名校」。然而這些補助學校只有中學，幼稚園及小學則沒有名校之分，但由於有些同名的幼稚園或小學與其結龍，才有貴族血統。

香港開埠之初，資源貧乏，很多家庭連生計也有困難，莫說教育，與今天不能同日而語。當年，辦學團體多以教會為主，牧師、修女、神父等又多是外國人，學生英語水平一定比普通學校好，在當年英國殖民時代精英教育制度下，這類學校的學生出類拔萃機會自然大增。但隨着時代變遷，香港教育局為學界投放大量資源，為香港打造一個十二年優質免費教育，如今向十五年免費教育邁進。一九七八年九年免費教學；一九九七年開始優質教育基金；一九九八年開始每校一位外籍老師計劃等，全港學校也得到均等教育資源，「地區名校」熬出頭來，「傳統名校」光環也逐漸褪色。

另外，不少全球教育研究報告也證明，香港教育是優質的，以經濟學人智庫研究共四十個國家及地區教育系統為例，公佈二零一四年全球教育系統排名，香港排第四，僅次於新加坡。青菜蘿蔔各有所好，家長選校時不必盲目追求名校，適合就好。

隨想國

洪七公偷吃的美味

興國

金庸《射鵰英雄傳》裡的丐幫幫主洪七公，是個現代流行語的食貨，他一生吃遍大江南北，蛇蟲鼠蟻、山珍海味都嚐過，但他最懷念的卻是一道「鴛鴦五珍膾」。小說中這樣描述：

洪七公道：「這鴛鴦五珍膾，御廚是不輕易做的。當年我在皇宮內躲了三個月，也只吃到兩回，這味兒可真教人想起來饞涎欲滴。」周伯通道：「我倒有個主意，咱們去把皇帝老兒的廚子揪出來，要他好好的做就是。」黃蓉道：「老頑童這主意兒不壞。」周伯通聽黃蓉讚他，甚是得意。

洪七公卻搖頭道：「不成，做這味鴛鴦五珍膾，廚房裡的家生、炭火、碗盞都是成套特製的，只要一件不合，味道就不免差了點兒。咱們還是到皇宮裡去吃的好。」

這道菜到底是什麼內容，好像還未有考證出來，憑想像來烹飪則有，卻不知是否就是金庸書中的洪七公嚐過的味道。不過，宋朝的陸游曾照隋唐食譜，做過一道「金齏玉膾」，是用霜降時捕獲的三尺以下的鱸魚，切成生魚片，加上把自摘的金橙切成和魚片相同大小，拌在碟中，鴛鴦兩色，既美味又好看，有人認為庶幾接近金庸筆下的名菜了。但這又怎能叫五珍？恐怕還得加上生的魚肝和牛羊的生肝才夠五珍吧？

其實，洪七公在皇宮的三個月裡，吃得最多的應該是羊肉，因為宋朝的宮廷菜中，就有「鼎煮羊羔」、「坑羊」、「燒羊肉」和「羊肉旋鮓」。另外還有的名菜就是把生的蛤蜊用清水靜養一天後，略略灼過後去殼，用鹽醃兩小時，放在罈中，加薑末、白酒和胡椒粉，一兩天後取出便可吃的「蛤蜊生」。如果是蟹季，洪七公就可能吃過以蟹肉釀進橙內的「螃蟹釀橙」，又名「蟹釀橙」。這蟹肉釀在橙裡的宋朝宮廷菜，秋深時分的香港食肆，有一兩家曾經試做過。

所以洪七公偷吃的美味，到了秋冬咱們也有可能吃得到。

琴台客聚

身體也是文化

胡野秋

人類文明史已經幾千年了，幾千年的文字幾乎能把地球淹掉了，但至今沒人能說清楚人自身。人究竟是個什麼「東西」？誰也不知道。人從哪裡來又要到哪裡去？誰也不曉得。中國人知道「天地玄黃，宇宙洪荒，盤古開天地」，但開天地的盤古又從何而來，沒人追問。《聖經》給的答案是「上帝說要有光，於是就有了光」，但光怎麼那麼聽話，上帝的爹又是誰呢？於是，一代一代的人都把目光投向深不可測的宇宙，而人本身總是被大大的忽視，即使有意自我解構，也總是王顧左右，敷衍一番了事。

直到我最近讀到一本書《身體的迷霧》，才覺得還是有人在思考這些無解的問題。這個作者一不小心揭開的這片「迷霧」涉及人體本身。在這本書裡，人的身體是可以閱讀的，作者梁二平拿着他的放大鏡，在身體的縫隙裡找這找那，居然還真給他找到些別人沒找到的東西。他從頭到腳或視或聽或嗅或嘗，讓每個器官在他的感官面前呈現裸狀。他從生到死或進或退或挖或撓，讓裸狀的器官進一步分解成細胞。他不務正業地幹了生理學家、心理學家、哲學家、作家、解剖學家、道德家等應該幹的事，所以這本書的寫作跨越了「文體」的局限，有感性的描述、有理性的分析、有邏輯的推斷、有無厘頭的解構、有精確的數據、有模糊的結論、有開放的切割、有謹慎的縫合等等。這一切，都向我們昭示了這是一本另類到極點的「身體的文化史」。

所以我始終無法給這本書歸類，我難以把「歷史」、「文學」、「科學」等這些俗套的標籤朝他的書上貼，我只能承認這是一本「跨文體寫作」的成果，因為作者從根本上消滅了文體的界限，顛覆了寫作的傳統。文體在這本書裡也被改造成了一個「器官」，可以不動聲色地加入人體器官的合唱，這是作者的高明，也是作者的狡猾，因為他知道，如果用尋常的手法處理這些材料，也許寫起來省心，但讀者會犯困，因為一本古板的教科書會趕走很多讀者，尤其是在紙本閱讀受到圖像閱讀強力圍剿的當下。

但我的寫作經驗告訴我，愈是閱讀起來愉快輕鬆的書，其寫作起來便愈是艱難苦澀，幾乎構成反比關係。在作者筆下，真理的樸素一如屁股的樸素，所以他擯棄了所有「炫技式」手法，尋求貼近真相的敘述和表達，因此我們在閱讀《身體的迷霧》時，能夠找到只有在閱讀美國作家房龍的時候才能找到的感覺，那種猶如通電般酥麻的快感。

不過，這絕不是說這本書給我們撤除了所有的閱讀門檻，應該說作者在書中其實設置了不少「迷霧」，這種結構性的「迷霧」成為富有魅力的閱讀圈套，讀者稍有不慎往往會被帶到溝裡，而當他們從溝裡爬出來，才發現作者試圖呈現給他們的是相反的圖景。這種像地雷一樣隨處存在的迷霧，增加了我們對身體的記憶。

百家廊

假如孫大聖也有朋友圈

雪櫻

大膽設想一把，假如孫大聖也有朋友圈，那麼在二零一五年七月十日，他會發出這樣一條消息：「小夥伴們，俺老孫又回來了！換個模樣與大家見面，你們喜歡嗎？」頃刻，眾人圍觀，網絡擁堵。

說起孫悟空，每個人的童年裡都會有段難忘的記憶，像影片中的台詞，「在中國，每個人的心裡都住着一個英雄，他不是超人，不是鋼鐵俠，不是蜘蛛俠，他叫孫悟空，他是美猴王，他是齊天大聖。」記得小時候，家裡是黑白電視機，我最愛看的動畫就是《大鬧天宮》。電視上佈滿雪花，圖像也沒那麼清晰，但是，只要主題曲一響起，我就安靜地坐在板凳上，津津有味地看起來。「孩兒們，操練起來！」孫大聖的話猶在耳畔。上小學時，家中換成彩電，手握遙控器，看動畫《西遊記》，腦海裡裝滿各種不切實際的幻想。

表弟也同樣很迷戀。三四歲的時候，他就愛看《西遊記》，認字不全，卻能哼唱出幾句歌詞，然而他經常錯過電視台的播出時間，嘟着小嘴。後來，姑姑從舜井街給他買了一套光碟，隨時可以播放，他高興得手舞足蹈，一集一集的看，看完後，再反覆地回放，看的同時，他還情不自禁地模仿孫大聖的造型，為此我們沒少折騰。買飾品、做道具，親自動手，邊看邊做，大聖的頭套就費了很大的工夫。他戴上頭套、披上金衣、拿上塑料玩具金箍棒，一招一式，栩栩如生，叫人捧腹大笑。

孫大聖，帶給我們太多的歡樂與淚水，他是我們共同的英雄。近幾年，網絡迅速崛起，外國動畫鋪天蓋地席捲而來，使人們大飽眼福，很多人覺得還是外國技術夠硬，看得過癮，常常自歎不如，對國產動畫片的信念也在一點一點的流失，形成了一種窪地心態。然而，一部《西遊記之大聖歸來》，雖然是遲到的歸來，卻也賺足人氣，贏得四面八方的認可。有人說，「為什麼我愛這部電影？」只有一句：「別人愛他驕傲張狂，而我獨愛他傲嬌善良。」評價一部電影的標準有很多，我認為，能夠讓觀眾走進戲院，且看完後有所感動，就是所謂的成功，《大聖歸來》做到了。

孫大聖的大長臉，讓人眼前一亮，這個末路英雄，被稱為「長臉失意大叔」。剛開始看，有些不適應，但看到最後，會對這個充滿俠氣的猴子產生好感。萌娃江流兒也同樣深受觀眾的喜愛，他心地善良，崇拜英雄孫大聖，當山妖擾亂城鎮的秩序，他救下被用作祭天的女童。他一路逃跑，誤打誤撞解除了孫大聖的封印。孫大聖很想回到花果山，過平凡的生活，卻內心迷茫。江流兒一路護送孫大聖回長安城。路上，發生各種不測，他們先是遇見八戒、白龍馬，緊接着山妖布下迷局，孫大聖法力盡失，山妖不費力氣的將女童抓走。最終，江流兒激發了孫大聖的熱血與勇敢，他拯救別人的同時也完成了自我救贖。朋友說，「這部動漫電影不只是給孩子看的，也適合大人看，讓我們找回丟失的初心。」我覺得，它也喚醒我們心底的英雄情結。

電影中有很多顛覆與創新。電影以吳承恩的小說《西遊記》為藍本，在此基礎上進行改編，創作手法獨特、畫面構圖新穎、細節設計豐盈，但是，電影又脫離了古典名著的框架束縛，大膽的跳出來，適應商業電影市場的規律，實現了荷里活化。所謂「荷里活化」，並非移花接木，或是簡單複製，而是打開思路，突出本土特色，運用特技手段，擁有畫面美感與清新感。

荷里活化，歸根結底，是一種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融，也是向商業電影的靠近與挑戰。以當前的情況來看，這種靠近，有些如履薄冰，短時間內尚不能形成氣候。導演李安曾說過，「導演不能為了荷里活，在拍電影的時候去掉自己的文化特色，也不能拿文化來賣弄。」如何吸收荷里活的西方觀念與藝術養分，以兼容中西的風格來講中國故事，符合東方審美與藝術精神，這是極需探索的道路，需要敬畏心與包容心。對此，歷史學家資中筠指出，「對外來文化取其精華、去其糟粕的能力，取決於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修養深度，對本民族傳統也有繼承、揚棄、改造問題。」

「電影曾經是一門藝術，現在則更強調它是一宗產業。似乎，人們已不再向它要求意深，只期待它的耀眼與票房。」作家史鐵生的話在今天依然適用。票房本無罪，有問題的是瘋長的慾望與功利的心態，讓電影淪為吸金的轉盤。不少電影畫面唯美、陣容強大、投資不菲，但是票房就是捉襟見肘，這是為什麼？是重心跑偏了，太急於追求結果，倒頭來忽視了觀眾的感受。看完後覺得很浮躁，用一個字形容就是空，更別提感動了。《大聖歸來》炒熱了「自來水」，即沒有花錢自發組織的水軍，也給我們帶來一個啟示：好的電影，票房會水到渠成。

看電影資料的時候，我被感動的是誠意與堅守。這部片子，從籌備到成品，用了八年的時間，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意志的磨練。起初，缺乏資金，導演用眾籌的方式，籌集到七百五十萬元；製作，僅僅動態分鏡環節便耗費兩年，用製作團隊的話說，「這是死磕的過程。」；營銷環節，完全不佔優勢，受到排擠，只能依靠電影擴散口碑，很快得到「自來水」的追捧，逆襲成功，票房過億。

另一方面，《大聖歸來》處於互聯網的「風口」上，這也是營銷優勢。「電影同一切互聯網產品有着共性，都會形成使用、購買、社交、互動的需求，於是從一開始，製作團隊就依據互聯網產品的特徵完善地打造產品的每個環節。」先是確定目標用戶，製作同名電影MV，然後拓展到不同的社交網絡，靠公眾號發文章引來刷屏，一步一步積累人氣。其實，最令人自豪的是，《大聖歸來》在上映之前，就刷新中國動畫片海外銷售記錄，先海外後內地的策略，也是可圈可點，為中國的投放積累聲譽。「當中國的動畫製作技術不再是問題時，如何更好地使用全球化的電影語言就成為了新的挑戰，而一旦掌握了這些技巧，中國獨特的美學和人文風格將是電影開發的富礦。」出品人路偉的這段話耐人尋味。這既是文化的交流與融合，也是適應電影發展的新常態。

可見，英雄歸來，有着雙重的意義：一是叫人們找回初心，找回夢想；二是重塑信念，為中國電影注入技術活力與文化內涵，是一劑強心針。正如山中漫長的五百年禁錮，讓孫大聖有了思考與探索的空間，《大聖歸來》也在提醒我們的回歸，關於人生夢想、生命價值。如果說《西遊記》是中國在世界上最大的IP，那麼，這隻孫猴子是驚艷四座的時候了。驚艷過後，依然是長久的寂寞與創造，就像孫大聖的朋友圈，經過這個夏天的火熱圍觀後，也會慢慢恢復到孤獨與冷寂。

■《西遊記之大聖歸來》劇照。 資料圖片

翠袖乾坤

黑糖與石綠

連盈慧

有回嬸嬸接到內地公幹叔叔的家書，提到她喜歡煲紅豆粥，提醒她不論落什麼糖，千萬記得要「沖」，不要「煲」，嬸嬸問我：「沖和煲有什麼分別啊？你叔叔還在沖字旁邊重複打上圈圈！」這圈圈，自然提醒嬸嬸緊記，我不明白，不能答她。叔叔的認真，嬸嬸不當一回事，好幾次看她煲紅豆粥，還是照常落黑糖煲，早忘記叔叔信中「沖」字旁打的圈圈了。

前些時因為台灣黑糖出了事，有專家提及黑糖屬高溫壓製，容易釋出毒素，我們才恍然大悟，叔叔信中所說，相信一定有根據，只是他沒有告訴嬸嬸是什麼原因，大家便沒放在心上。

這就有個疑問了，所有甜品店的甜品都不會「沖」糖吧，不止不沖，放糖落煲後不收火，算不算高溫煮糖？可就沒有專家去研究了。台灣黑糖出了問題，一定是製糖時無心之失，過了火，就高溫。這種常識，製糖時固然容易疏忽，外行人吃糖，更不可能知道，大家都糊裡糊塗吃了那麼多日子，到今時今日，黑糖來個化驗，才明白過來。可是除了黑糖外，紅糖白糖又如何？而且黑糖之所以得人歡喜，起源還因為當初有人對白糖失信心，擔心白糖漂白過。

說過黑糖，就說豆豉鯪魚中的孔雀石綠。豆豉鯪魚罐頭中孔雀石綠含有的「極微量」，又怎會恐怖過深海珊瑚大魚的雪卡毒，十億分之1.3和十億分之0.78丁點孔雀石綠，來自少量防不勝防、受過污染的鯪魚，真是那麼要命嗎？這罐頭中王牌，好幾代香港人舌尖都受過恩惠，尤其遇上打風落雨日子，主婦不用出門，一家人憑着豆豉鯪魚的甘香味誘，誰都可進三碗白飯，落肚後還回味無窮，又怎會介意類似飄落一絲半絲「孔雀毛」的石綠？想起家中剛好儲備這罐鯪魚，食指大動，當晚就大無畏吃祭到五臟廟了。它眾兄弟排山倒海下架，真是令人於心不忍。難道不可以翻案？

獨家風景

劍道無親 人有情

呂書練

以前不喜歡看武俠片，覺得劍道無親，太殘忍。後來看了李安的《臥虎藏龍》，原來，刀光劍影之間，不但飽含俠義精神，更蘊藏優美細節，而俠客出沒的境地更美如畫。李安以其獨特的電影美學重新詮釋了武俠片，為這類動作片開闢了新路。

那麼，侯孝賢呢？六十八歲的台灣文藝片大師捨擅長的寫實而擇虛幻的武俠，有點意外，但創作人永遠都不忘嘗新和自我挑戰。不過，到底是大師級，《刺客聶隱娘》到了侯導演的手中，虛實之間見真章，依然是令人咀嚼的文藝片。侯導演說，是為了「開啟武俠新視野」，倒非虛言。

劇情很簡單，講的是唐朝女刺客聶隱娘的傳奇。將門之女隱娘十歲被師父道姑帶走，並訓練成頂尖殺手，並秉承師父的思想：「殺一獨夫可救千百人，則殺之。」以暴制暴，專門刺殺殘暴的藩鎮節度使，絕不手軟。但這一次，她受命回故鄉行刺的對象竟是兒時曾被許下婚約的青梅竹馬表兄、魏博藩主田季安。

離家十三年的女刺客看到父母，也看到昔日摯愛，喚起童年記憶和藏於深處的感情。在一次夜闖田季安寵妾瑚姬卧室時，隱娘刻意留下婚約信物，並引他出來當面較量，以示了斷舊情。然而，當她看到田季安年幼的孩子及其家庭樂時，武功絕倫的女刺客下不了手，只好回到山中道觀，向師父叩別……

由舒淇飾演的女刺客孤獨、堅毅，表情冷酷，神情滄桑，來去無蹤。動作不多，因為導演認為，高手過招，兩三下就完了，反而是着重過招前後的那種氛圍。對白更少，女主角全劇只說過九句話，因為導演相信無聲勝有聲！至於刺客，也只是一個身份而已。

在黑漆漆的影院內，不覺得刺激，卻很有氛圍和味道，導演很擅用停頓與留白的技巧，有些鏡頭更停頓近半分鐘，令觀眾在寂靜中感受那種氛圍，並產生期待感。

顯然，這是一部以武俠片包裝的藝術片，有武俠界中的義，更講人世間的情。但這道情義不在絮絮不休的文字中，而在意境雋永的畫面內。在這裡，孤獨不但是一種生命狀態，也是一種人生態度。作為磨劍十年之作，侯孝賢沒令人失望。

方寸不亂

數二戰人物

方芳

二戰勝利七十年，二戰特備節目特別多，我向朋友推薦明珠台的《世界大戰三十載》，原來同道者不少哩。

節目由第一次世界大戰講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足足三十年。許多二戰的歷史人物如希特勒、邱吉爾、墨索里尼、戴高樂等，節目對他們的出身，尤其他們在一戰時的經歷，都有深刻的描寫，比方希特勒是孤兒，本是窮畫家，一戰參加德軍，但德軍慘敗的打擊，為他埋下在二戰時的野心和狂妄；還有意大利的墨索里尼，怎樣從新聞編輯出身，而取得國家最高權力……。

節目請來不少歷史學家和政治家，闡述他們對歷史人物和國家命運的理解，很有看頭。但節目以歐洲戰場為主，對亞洲戰事較少描述，這是不足之處。

節目對英國首相邱吉爾有較細緻的描述，他在一戰時年輕無經驗，領導的海軍受到重挫，被迫離開軍隊，二戰時重返政壇，已經是久經浮沉，謹慎而又有視野，他對希特勒的狼子野心很有戒心，因為他在一戰的重挫，使他更為穩重，在德軍空襲狂炸倫敦時，邱吉爾除了領導盟軍還擊外，還天天走上街頭，與英國人民在一起，展現了領袖的魅力，他因此深受英國人尊敬，被視為史上最偉大的英國人之一。

最近有新書《不再要香檳：邱吉爾與金錢》披露，邱吉爾沉迷賭博和烈酒，一生債台高築，揮霍無度，每年花費數以萬計的英鎊，又會利用他的智慧逃稅；他在任首相期間，更獲神秘富豪贈送巨款……。

人性也有脆弱的一面，偉人也不例外。